

藏在棉鞋里的母爱

吴宇

每年冬天，我都会怀念起旧时母亲做的棉鞋。如今那种棉鞋已经极少见了，偶尔在乡下集市上瞥见，灰扑扑地挤在角落，看到它，我心里总不免一动，仿佛被什么又软又暖的东西轻轻撞了一下。

母亲做鞋的材料很平常的，断不肯扔的旧衣裳、磨得稀软的棉布，都是做鞋的好材料。一张废弃的杉木门板，洗刷得干干净净，用长凳支起来离开地面。煮一小锅稠稠的糨糊，盛在缺了口的碗里，冒着温吞的白气。她将那些旧布头一片片展平，用毛刷蘸了糨糊，均匀地刷在门板上，贴上一层布；再刷一层糨糊，再贴一层。如此平

平整地贴上三五层，就算糊好了一张“骨子”。太阳好时，小半天就晒得挺干了，揭下来，是硬邦邦的一大张，这便是鞋的“骨子”了。

“骨子”有了，便要比着脚样剪鞋底。我的脚，母亲是再熟悉不过的，她用眼光略略一“量”，拿着大剪子一通“咔嚓咔嚓”，鞋底的雏形便出来了。这时才进入最耗时也最见功夫的环节：纳鞋底。用的是买来的细绳，针是一种特制的大针，母亲戴着顶针，在灯下一针一针地纳进去。鞋底的针脚要密、要匀，一行行、一圈圈，有时针涩了，她便把针尖在发间轻轻篦一下。

鞋底厚实如糕，鞋面则要暄软。用新棉花薄薄地铺上一层，面布多是青色或黑色的直贡呢，结实耐磨。将棉花细细地绠在面布与里布之间，再与纳好的鞋底细细地缝合起来，这一道工序叫“上鞋”，最考验手艺。母亲上出来的鞋，鞋口圆润，鞋帮挺括，针脚藏在里边，一点毛茬也看不见。

新鞋做成，并不会立刻给我穿。总要等到某个特别冷的早晨，或是落了第一场雪，她才从柜子里拿出来。“试试！”母亲只说这两个字。我的脚伸进去，立刻被一种浑厚的暖意包裹了。那种暖与买的鞋子不同，买的鞋子暖在外头，这棉鞋的暖却仿佛是从脚

心自己发出来的，一直暖到小腿肚，暖到心里，那是一种踏实的感觉。

我那时很顽皮，也不懂得爱惜，穿着新棉鞋在雪地里疯跑，在结了薄冰的水洼上蹭。新鞋没过多久，鞋头便黑了，鞋帮也溅了泥点。母亲看见了，只是说：“晚上放在灶膛边上烘烘。”那沾了泥水的棉鞋，在灶火的余温里慢慢蒸腾出潮气，第二天清早，又是暖暖和和的一双。

现在的孩子们，怕是很难明白一双布棉鞋与一个冬天之间的联系了，可我总觉得，有些针脚是纳在时光里的，像温暖的阳光，照着所有即将启程的脚印。

从缝纫机到布艺的时光针脚

华玉琳

冬日的阳光斜穿过窗棂，在斑驳的木桌上投下细碎的光影。我轻轻展开一块靛蓝色的粗布，指尖触到布面细微的纹路，仿佛触摸到时光的褶皱。

母亲总说，布是有记忆的，它记得每一根纱线的经纬，记得每一道针脚的温度。此刻，我忽然想起那个被岁月尘封的角落——曾经摆放着“三转一响”之一收音机的老柜子，如今已被布艺工具占据。时代如潮水般奔涌向前，留下的是被重新拾起的温情。

“三转一响”——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与收音机，曾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婚嫁的“四大件”。我至今仍记得，第一次见到那台红灯牌收音机时的震撼。

那是一个春天的傍晚，余晖洒在供销社的玻璃柜台上，收音机外壳的漆面泛着柔和的光泽，旋钮转动时发出轻微的咔嚓声，仿佛在诉说一个关于未来的承诺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1971年夏天，父亲用三个月工资买了一台缝纫机，为我们添了一台做衣服、缝补旧衣的工具。

每天清晨，母亲会准时打开收音机，让新闻和音乐充满小院。孩子们围坐在收音机旁，眼睛盯着那小小的喇叭，仿佛里面藏着整个世界的秘密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收音机不仅是娱乐工具，更是连接外界的桥梁，它带来了远方的声音，引导着对生活的想象。

随着城乡商业发展，缝纫机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。而我们老家那台陪伴母亲很多年的缝纫机，却从未停下。

我记得那些日子，母亲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踩着缝纫机，机针上下跳动的声音，像一首无声的歌谣。她用碎布头给我拼成书包，给父亲补工作服，甚至用多余的布料给邻居孩子做玩具。缝纫机曾经是生活的

工具，如今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母亲常说：“针脚要密，线头要藏好，做人做事都要这样。”

多年以后，我有一次回家过春节，在角落里看到了那台闲置多年的缝纫机。我对母亲说：“电动缝纫机早就普及了，这台缝纫机用不上了，扔了吧。”母亲却说：“不能扔，我有时还补衣呢。这是我们的根，布艺不仅是手艺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”

如今，我有时坐在窗边眺望远方时，思绪飞扬。我想起父亲第一次听收音机时的笑容，想起母亲深夜用缝纫机的背影，想起兴起的布艺工作室里，一些老缝纫师傅教年轻人做布艺的场景。时代在变，但有些东西始终未变——那是指尖的温度，是针脚里的温情，是布艺中传承的生活智慧。

布艺让我重新理解了“谋生”与“生活”的区别。过去，缝纫机是谋生的工具；现在，布艺是生活的艺术。每一块布，每一根线，都承载着记忆与情感。母亲常说：“布艺不是简单的缝补，它是在修补时光的裂痕。”我深以为然。

我家里也留着一台缝纫机，那是结婚时我爱人的陪嫁。早些年，我爱人偶尔还用用，缝补一些小东西，但现在也已经多年不用了，一直存放在角落里。

冬日的阳光渐渐西斜，我轻轻抚摸着我们家的缝纫机，仿佛触摸到时光的脉络。时代在变，但有些东西始终如一——那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，对传统的尊重，对未来的期许。布艺让我明白，真正的传承不是固守旧物，而是将传统融入现代生活，让每一针每一线都充满温度。

此刻，我忽然明白，母亲为何坚持要留着那台旧缝纫机。因为，那是时光的针脚，是永远无法割舍的温度。

一碗粥，一生情

周行会

师范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任教。

有一天早晨，我还没起床，传达室大爷来敲我的窗：“小周，外面有人找。”我急忙穿好衣服，到传达室门前一看，是初中同学李建设。时值初冬，他却只穿一件单薄的夹克衫，冻得瑟瑟发抖。

我急忙把他领进宿舍，问：“你从哪儿来？”他说：“没事，我正好路过，知道你在这儿上班，就来看看老同学。”

虽然是同班同学，但毕业后我们从未联系过，上学时关系也一般。我只知道他这些年做煤炭生意，赔得一塌糊涂。我还听说，他到处借钱，钱到手后就玩失踪。看来，他这次突然登门，说不定也是来借钱的。

但毕竟同学一场，也不能怠慢了人家。早饭时间到了，我让他稍等，到伙房打了两份饭：热乎乎的小米粥、馒头，还有咸菜。他可能是真饿了，端过小米粥一口气就喝了大半碗，接着抓起馒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我刚吃了半个馒头，他就吃完了，擦擦嘴看着空碗。我说：“饱了吗？要不再给你打份小米粥？”他脸一红，说：“行。”

于是，我又去打了一份饭。这次，他吃得很慢，一副很享受的样子。吃完饭，他的额头上冒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。他惬意地打了个饱嗝，掏出烟递给我一支。我说：“我第一节有课。你先歇会儿，难得来一趟，就在这玩一天吧。”

“不了不了！”他摆着手，“这已经够麻烦你了。上午我要进趟城，有笔生意要谈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停住了，目光闪烁不定，仿佛是下了很大决心，说：“那个……我最近手头有点紧，你能不能……”

我的心“咯噔”一下，果然是来借钱的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说：“真不巧，我身上也没多少钱了。”说着，我掏出钱包，当着他的面打开，

里面只有60多块钱。

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，嗫嚅着说：“我，我连买票的钱也没有了。你看，能不能先借我点……”说着，他低下了头。

见他这样，我心有不忍，就从钱包里拿出60块钱递给他，说：“不嫌少的话，这些钱你先拿着用吧。”当时我还在见习期，工资还不到150块。本来我是不想借钱给他的，但考虑到他能开这样的口，说不定真遇到了难处。

他看着我，慢慢地伸手接过钱，忙不迭地说：“这钱，我、我一定会还你的……”

从那以后，他音信全无。有同学说，他劳务输出到国外去了，也有人说他失踪了，但谁也说不清楚他究竟去了哪儿。

一晃十几年过去了。有一天上午，我刚下课，传达室打电话通知我有人找。校门口，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那儿，车旁站着一男一女，男的西装革履，头发打理得纹丝不乱。我仔细一瞅，这不是李建设吗？

李建设一见我，上来一把就抓住我的手，使劲地摇着，话还没说几句，就非要拉我去吃饭。我再三推辞，他执意不肯。

在路上，他开心地告诉我，和她一起来的女人是他妻子，这些年他一直在国外打工，有了点积蓄就回来了。这次来找我，是专程来还钱的。我说：“你得了吧，多大点事啊，这么久还记得。”

“不！我永远都忘不了。你可能还不知道，当年我名声有多臭，所有人都躲着我，只有你接待了我。当时见你的时候，我身上连1块钱都没有了，已经饿了好几顿。这些年来我经常想起那碗小米粥，真香啊！”说到这里，他闭上眼睛，小声喃喃着：“你知道那种温暖吗？像小米粥一样的温暖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……”